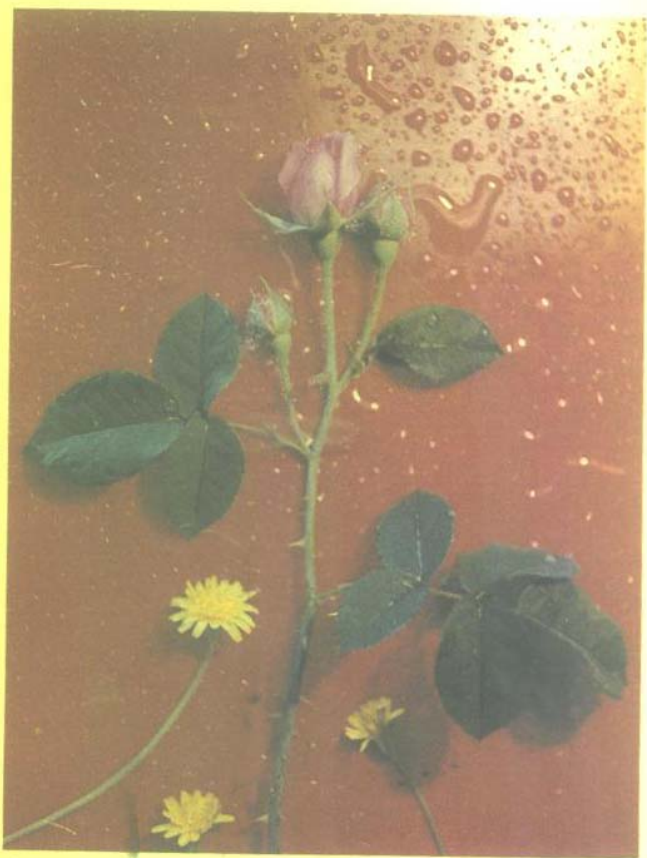


WISDOM OF THE WEST

西方的智慧

〔英〕伯特兰·罗素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西方的智慧

西方哲学在它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的历史考察

〔英〕伯特兰·罗素 著

马家驹 贺霖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1 号

Bertrand Russell
Wisdom of the West
A Historical Surve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Setting

MacDonald & Co. (Publishers) Ltd. in Association with Rathbone Books

Ltd., London, 1959

根据伦敦麦克唐纳出版公司和拉德蓬图书公司

1959年合作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王江邵兵

封面摄影：丁品

西 方 的 智 慧

〔英〕伯特兰·罗素 著

马家驹 贺霖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 100005)

北京成功信息处理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 14.25 字数: 363000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

ISBN 7-5012-0370-9/G·99 定价: 6.90元

62079/13

出版说明

伯特兰·罗素 (1872—1970)，是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散文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在西方文化界享誉极高。《西方的智慧》，是他继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之后，又一部评述西方自古希腊至当代 2500 余年哲学发展史的著作。它保留《西方哲学史》基本内容，篇幅缩减一半以上，某些章节增加若干新内容。它的最大特色是收有数百帧图片，其中一部分是用以解释哲学思想。

罗素自己认为，他撰写的哲学史较同类书不同的是，把哲学看成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对于一般历史的叙述较其他哲学史家为多。在他看来，不熟悉希腊化时代，就不能理解哲学上的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不具备基督教发展史知识，也无法领会经院哲学。此外，罗素极善于提要钩玄。他评述西方历史上那么多大哲学家的艰深思想，往往不消几笔，立即使人得其要领，解其奥妙。罗素撰写这类书，文笔也是洒脱、自然，较少呆板、枯燥之感。

罗素享年 98 岁，一生游历甚广，著作等身。他研究的问题，涉及哲学、数学、自然科学、道德伦理、教育、社会、政治等诸多领域。他 20 年代初到中国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较为推崇。在哲学上，他从不完全同意或追随任何哲学运动。从《西方的智慧》一书也可看出，他几乎对每位哲学家都是既有肯定，也有保留意见。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上，他继承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把自

然科学成果，尤其是数理逻辑提供的分析方法用于哲学，倡导并推动了当代哲学的分析运动。

罗素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本书少数章节涉及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其叙述部分道出一些实情，议论部分也有某种肯定，但较多批评之词，其中有误解、曲解，甚至不乏无根据的非议。中译本对这类言论未作删节，相信读者自会分析鉴别。

本中译本对原著所收图片酌情选用，主要保留其中用以图解某种哲学思想的那一类。有个别图片，原版用不同色彩说明问题，中译本改用黑白版，只好在保持原意不变的前提下适当改动。本书索引条目和页码由译者作了一定数量的补充和若干订正。本书注解一律为译者所加。

目 录

前言	1
开场白	3
苏格拉底之前	6
雅典	58
希腊化时代	133
早期基督教	157
经院哲学	180
近代哲学的兴起	220
不列颠经验主义	281
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	306
功利主义及以后	347
当代	381
终场白	418
索引	424
译后记	444

前 言

5

亚历山大的诗人卡里马瞿斯^①说：“一部大书是一大灾难！”大体上，我对这个观点抱有同感。现在我之所以敢把本书摆到读者面前，无非因为就灾难来说，这本书是小小的；不过，前些时候我已经写了一部主题与此相同的书，所以还得特地说明一下：《西方的智慧》是一部全新的著作——当然，如果前此没有我的《西方哲学史》，它是决不会问世的。

本书争取写成一部从泰勒斯到维特根斯坦的西方哲学史概述，并且对这些事迹从中展开的历史背景作若干提示。为了有助于说明问题，书中收集了若干人、地和文件的图片，选择的来源尽可能靠近它们所属的时代。最重要的是尽量设法把通常用文字表达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图解，用几何的隐喻来传递同样的信息。我在这方面得到的支持不多，结果常不十分满意。无论如何，这种表示方法似乎值得探索。即使像现在所能做到的图解法，也显示了深一层的优点，它不受任何特殊语种的约束。

关于再出现一部哲学史，有两件事可说情有可原。第一，同

^① 卡里马瞿斯（约公元前310—？），古希腊博学的诗人和评论家，也是一位勤奋的目录学家；曾为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所藏大量手稿编目。一说他担任过馆长，尚无确证。

时顾及严谨扼要和适当全面的书极少。诚然有一些涉及范围较广的哲学史著作，用较大篇幅讨论每个题目，对那类著作，本书自然无意与之一争短长。那些对哲学史有浓厚兴趣的人，无疑可以随时参考它们，甚至去查找原著。其次，当前风气日趋于狂热的专门化，以致忘掉了向祖先所借的知识债。本书的目的就是向这种数典忘祖的现象挑战。严格地说，全部西方哲学就是希腊哲学。埋头于哲学思考，却割断我们与往昔的伟大思想家的联系，是会徒劳的。一度有人认为，哲学家对任何事物都要知道一些才行，这也许不对。哲学要求包罗一切知识。不管怎么说，认为哲学家对任何事物可以一无所知的流行观点，当然十分错误。认为哲学“实际上”开始于1921年或者早不了多少的人，没有认识到当代哲学并非朝夕之间突然冒出来的，也不是无中生有，因此对希腊哲学多作些讨论，就理所当然了。

写哲学史可任择下列两种方式之一。或是纯叙述式，记下这个人说了些什么，那个人受到什么影响。或是夹叙夹议，以说明哲学的讨论是怎样进行的。本书采取后一种方式。要附带说明的是这样做不应该使读者误解为只因发觉某位哲学家的观点有漏洞，就马上对他不予考虑了。康德说过，他不怕被证明有错误，却怕被误解。我们应该在理解某些哲学家想说的是什么之后，才把他们搁到一边。同样还得承认，所作努力和达到的理解程度往往不成比例。总之，这是一个判断的问题，每人一定各有主张。

本书的涉及面和处理手法，不同于我较早写的那本书。新资料要归功于我的编辑保罗·福尔克斯博士；他帮助我写正文，选择书中的图片，还设计了大部分图表。本书旨在对哲学家已经讨论过的一些首要问题作一番考察。假如读者细读之后，认为比用别种方式去探索这个题目，能够更加深入一些，就达到了本书的主要目的。

伯特兰·罗素

开 场 白

6

哲学家的工作是做些什么呢？.这确实是个怪问题。也许只有先弄清了他们不做些什么，才会得到解答。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之中，许多事物是已经明白的，如蒸汽机的运行，这属于机械学和热力学的领域。又如对于人体的构造和功能，了解得也不少，这是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对象。还有星体运动，我们更掌握了很多知识，这是天文学。所有这些界限明确的片断知识，分别归属于这门或那门科学。

但是这些知识部门，无不邻接着一个环绕的未知领域。人们一旦跨进并且深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就从科学走进了玄想的境界。玄想的活动是一种探索，撇开别的不谈，这就是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会理解，科学的每个领域都开始于哲学的探索。一旦某门科学有了坚实的基础，除边缘问题和方法问题外，就能够或多或少地独立发展。探索的过程却有些不是这样，它只是继续下去，去寻找新的用武之地。

同时我们必须把哲学和别种玄想区别开来。哲学本身既不给我们解决困难，也不会拯救我们的灵魂。正如希腊人指出的，哲学是为其自身需要的一种猎奇活动。所以大体上没有教条、礼仪

或任何神圣存在的问题，尽管个别哲学家结果竟会顽固武断。各人对待未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接受别人得自书本或神灵启示而宣告已知的东西；另一种是要亲身走出去看看，这就是科学和哲学的态度。

7 最后还要注意哲学的另一特点。如果有人问到什么是数学，为了进行论证，我们会照搬字典上的定义，答为“数的科学”。这样自然无可争议，即使发问的人对数学一无所知，也容易理解。任何领域，只要存在一批明确的知识，就能照此给以定义。对哲学却不能。哲学的任何定义都是有争议的，这也体现了哲学的态度。要弄明白哲学是什么，唯一途径是去从事哲学。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展示过去人们是怎样从事这项工作的。

8 对许多科学所不能解答的问题，思考的人终有一天会问他们自己。没有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愿意轻信预言家的现成答案。哲学的任务就是探索这类问题，有时还要解决这类问题。

这样，我们会问自己：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倘若真有意义的话。世界有没有目的，历史的发展将引向何处？乃至这些问题是否无聊？

于是又会提出这类问题：大自然是不是受规律的制约？我们之所以这么想，难道只是希望看到事物保持某种秩序吗？还有一个普遍的问题：世界是否分为两个根本不同的部分，精神和物质？果真这样，它们又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呢？

我们是怎样谈论人的？会不会像天文学家看到的只是一点尘埃，无依无靠地在一颗不重要的行星上蠕动？或像化学家所说是巧妙地摆弄在一起的一堆化学品？或者像在哈姆雷特^①眼里，人在理智上是高贵的，在才能上是无限的？或者兼有以上的一切？

伴之而来的是有关善与恶的道德问题。有没有一种生活是善

^① 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主角，丹麦王子。下面所引那句话见该剧第二幕第二场。

的，而另一种是恶的？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怎样生活是否无足轻重？假如有善的生活方式，它又是怎样的呢？要过这种生活，能不能学而致之呢？有没有所谓智慧，或者貌似智慧，实际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呢？

凡此都是令人困惑的问题。人们不能在实验室里通过实验去求解。具有独立的精神状态的人从不听信“卖膏药”的叫唤。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哲学史提供所能给出的答案。研究哲学史这门难啃的学问的时候，我们学习别人在此以前对这些事情已经想过些什么，从而深一层了解他们，因为他们处理哲学的方式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重要一面。最终这将会指点我们怎样去生活，虽然所知极为有限。



人是一个无助的侏儒，
还是一团泥土？
或是像哈姆雷特眼里的他？

。苏格拉底之前

哲学的起始是一些人提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科学也是如此。首先是希腊人，表现出有这种好奇心。如我们目前所知，哲学和科学都是希腊人的发明。希腊文明的兴起，促成了这个智力活动的大爆炸，成为历史上最壮观的事件之一，在此前后，都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里，希腊人把一股杰作的激流，倾注入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这些杰作树立了西方文明的普遍标准。

哲学和科学在公元前6世纪创始于米利都^①的泰勒斯。是哪些先已发生的事态导致这位希腊天才的突然诞生呢？我们最好能够，而且必须找得答案。借助于本世纪以来突飞猛进的考古学，我们对希腊文明的发展已经能够由一鳞半爪汇作相当可观的陈述。

在世界诸文明之中，希腊文明是后来者。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要早好几千年。这些沿着伟大河流形成的农业社会，处于神圣的君主、军人贵族和有权势的祭司阶级的统治之下。祭司是精心设计的多神教体系的主宰，而大多数人是在土地上劳动的

^① 小亚细亚西岸伊奥尼亚的海港城市（今属土耳其）。在古希腊时代从事殖民的重要城邦。早期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的出生地。

农奴。

埃及和巴比伦都提供了一些知识，后来为希腊所继承，但是 11
他们都没有发展出科学或哲学。是否因为缺乏天才人物或社会条件（尽管两者都有影响），倒不是决定性因素，紧要的是宗教的作用不可能导致智力的大胆发挥。

埃及宗教更关心死后的日子。金字塔是陵墓建筑。需要一些天文知识，是为了有效地预测尼罗河的洪水。作为行政长官的祭司们已经创造了象形文字。但是其他方面再没有留下更多可供发掘的遗产。

在美索不达米亚，伟大的闪族帝国代替了苏玛连人^①，并且接受了后者的楔形文字。在宗教方面，主要兴趣在于现世的福利。记录星体运动以及进行有关的法术与占卜，也都只为达到这些目的。

稍后，我们看到了商业社会的发展。最早是克里特岛居民，他们的文明近来才重现于世。克里特人可能来自小亚细亚的海岸地带，并且很快就在爱琴海诸岛取得优势。到公元前 3000 年的中期，一股移民的新潮流导致克里特文化的异常发展，在克诺索和费斯多建起伟大的宫殿，克里特的船只定期往返于地中海的两端。

公元前 1700 年起，不断的地震和火山爆发迫使克里特人移居邻近的希腊和小亚细亚。克里特人的手工技艺改变了希腊本地人的文化。在希腊，显示这段历史的最著名遗址是阿尔哥里特地方的迈锡尼城，传说中阿加米农王^②的家乡。这是迈锡尼时期，荷马史诗记录了对它的回忆。约公元前 1400 年，克里特岛遭受了一次强烈地震，克里特人的霸业顿时消歇。

① 约公元前 4300 年，苏玛连人（一译苏美尔人）自中亚经波斯到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定居，自前 2900 年开始进入苏玛连早王朝时期，普遍建立了城邦，发明了楔形文字。此时闪族人（一译闪米特人，古代包括希伯来人、亚述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巴比伦人等）一直从叙利亚向美索不达米亚渗入，在公元前 2000 至前 1000 年建立了巴比伦帝国和亚述帝国。

② 希腊神话中的迈锡尼国王，特洛伊战争的希腊军统帅，荷马史诗《伊里亚特》把他描写为勇敢的斗士，傲慢而激情，但摇摆不定，容易泄气。

在此以前希腊本土曾相继两次同化了侵入的异族。第一次来自北方的伊奥尼亚人，约在公元前 2000 年，他们似乎已经逐渐并为当地人。300 年后，亚该亚人接踵而至，此时形成了一个统治阶级。迈锡尼的官长和荷马史诗中的希腊人一般都属于这个阶级。

克里特-亚该亚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有广泛的贸易关系，它没有因为公元前 1400 年的大灾难而中断。约公元前 1200 年，威胁埃及的“海民”之中就有克里特人，埃及人称之为“巴里瑟脱”。这些是原始的非里斯坦人，他们定居的巴勒斯坦由此得名。

约公元前 1100 年，一次更深入的侵略完成了自然灾害所不能做到的事。在多利亚人入侵的冲击下，整个希腊和爱琴海地区沦陷于精力充沛的、野蛮的游牧征服者。早在公元前 12 世纪的特洛伊战争中已经精疲力竭的亚该亚人抵挡不住猛烈的进攻。制海权落到腓尼基人的手里，于是希腊进入一个默默无闻的时代。大约就在这时候，希腊人从腓尼基商人那里学会了闪族字电，并且补充了元音。

希腊本土地貌崎岖，气候亚劣；国家被贫瘠的山脉所分隔。河谷之间陆路往来不便，在肥沃的平原地区兴起了分散的聚落。当土地不能继续负担它的居民的时候，有些人便渡海去建立殖民地。公元前 8 世纪到前 6 世纪中期，西西里沿海、南意大利和黑海，希腊人的城镇星罗棋布。随着殖民地的兴起，贸易发展了，希腊人重新又和东方接触。

政治上，后多利亚的希腊经历了从王权开始的一系列有规律的变革。权力逐渐归贵族掌握，继而是一段非世袭的君主或暴君时期，终于市民取得政权，这就是“民主”一词的字面解释。于是暴政与民主交替着，只有市民们都能聚集到市场上时，纯粹的民主才行得通，这种制度如今只残存于瑞士的几个小郡中。

希腊世界最早和早伟大的文学丰碑是荷马的著作。关于荷马，我们所知是模糊的，甚至有人以为有一连串诗人都叫这个名字。不管怎么说，两部伟大的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写成。史诗所记述的特洛伊战争，发生于公元前1200年以后不久。这样我们掌握的就是后多利亚时期给前多利亚时期的事件所作的记录，因此难免前后不相连贯。史诗的现存版本，可以上溯到裴西斯瑞德斯的修订，此人是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暴君。在荷马史诗里，早期的许多野蛮暴行都给温和化了，虽然还有蛛丝马迹可寻。史诗确实反映了一个获得解放的统治阶级的理性态度。尸体被火化而不再像迈锡尼时代那样掩埋。奥林匹亚诸神是一班熙熙攘攘而生活刻苦的主宰者。宗教聊胜于无，而矫揉造作的习俗如好客之类，却很风行。比较原始的特征，诸如诛杀囚犯作人祭也偶尔发生，但还是极少。总之，基调是克制的。

13

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希腊人紧张的内心世界。一方面是秩序和理性，另一方面是失控和本能。前者孕育了哲学、艺术和科学；后者表现为与丰户祭典相联系的更原始的宗教。这个特征在荷马史诗里似乎曾受很大的抑制；后来，尤其在与东方重新接触之后，又冒头了。它与原先为色雷斯的一个神，酒神狄俄尼索斯或巴克科斯的崇拜结合起来。这种原始的野蛮宗教受神话人物奥尔菲^①的影响有所改良；传说他为酩酊大醉的酒神的狂女们所肢解。奥尔菲的教义倾向于禁欲而强调心灵的欢乐，希望藉此达到一种“热诚”或神人合一的境界，从而获得由别的途径不能获得的神秘知识。奥尔菲宗教以这种净化的形式对希腊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为毕达哥拉斯所接受，使之适应于他自己的神秘主义。此后，在柏拉图和大多数希腊哲学里，只要还处于不十分科学的时候，就可以找到它的特征。

更为原始的特征依旧存在于奥尔菲传统之中。无疑这是希腊悲剧的源泉。这里常常寄同情于被强烈的情感和苦难所折磨的一方。亚里士多德正确地说，悲剧是一种精神发泄或情感的净化。结

^① 亦译俄耳浦斯或奥菲士。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神奇的歌手和竖琴弹奏者，发明了音乐和作诗法。

果正是希腊性格的这种双重性使它能够一下子改变了世界。尼采把这两个特征称为阿波罗型和狄俄尼索斯型。任何一个特征都不能单独促使希腊文化的超级爆发。在东方，神秘的因素居于绝对优势。把希腊人从它唯一的符咒束缚中解脱出来的乃是伊奥尼亚科学学派的兴起。但是只靠宁静，将同神秘主义一样，不足以引起一场智力革命。需要的是对真与美的狂热追求。似乎正是奥尔菲的力量提出了这种构想。苏格拉底把哲学看作一种生活方式。值得追溯的是希腊的“理论”一词，本意有点像“观光”。希罗多德^①是这样用这个词的。一种生气勃勃的好奇心，一心要从事于热情的而不存偏见的探索，这就是使古代希腊人在历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缘故。



阿波罗，奥林匹亚的神，
光明和理性的象征。

发源于希腊的西方文明，是以距今 2500 年前开始于米利都的哲学和科学为基础的。这样，它就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伟大的文明。贯穿希腊哲学的主导概念是“逻辑

^①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 484—前 425），古希腊历史学家，西方尊为历史之父。生于小亚细亚的哈利卡纳苏，因反对该城暴君，被放逐到萨摩岛。曾在埃及、巴比伦及黑海沿岸旅行，并长期寄居雅典和南意大利的条利城。著有内容主要为记述希腊波斯战争的《历史》九卷。

斯”^① 这个名词，除别的含义外，是指“言语”和“量度”，这样说使哲学的讨论同科学的探求紧密地结合起来。由此产生的道德学说，看出了知识中的“善”，这是不存偏见的探求的论题。

14
我们说，哲学和科学开始于提出普遍性的问题。那么，这类问题又是怎么样的呢？广义地说，它们就是要从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只是杂乱而偶然的一连串事件中，去寻找出一种秩序来。注意一下秩序这个概念从何开始形成是颇为有趣的。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动物。人不是孤独地而是在社会中生活。即使在最原始的水平上，这也涉及某种组织形式，秩序的概念就由此而来，秩序首要地是社会秩序。自然界的规律性变化，诸如日夜交替、四季循环，无疑很早以前就被人们发现了，而且起初是根据一些富有人情味的解释，去认识这些变化的。天体是神祇，是自然的神力，都由人们按照自己的想象而塑造出来。

生存问题首先意味着，人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征服自然。在能够以我们现在所谓科学方式做这事以前，人们施行法术。这两种情况所依据的总概念是一致的。因为法术试图遵照某些严格规定的仪式去获得特定的结果。它以承认因果律为基础，即同样的先决条件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所以法术是前科学。反之，宗教的起源与此不同。宗教的企求违反或不顾正常的程序。它抛弃了因果关系而在不可思议的领域里行事。这两种思维方式大不相同，虽然在原始思想上，常常发现它们被混为一谈。

从人群参加的共同活动中，发展了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交际工具；它的基本作用是使人们能够自己致力于一个共同目的。这里的基本概念是“同意”。而且，完全可以认为这是逻辑学的起点。这是因为人们在交际之中终于取得一致的意见，尽管他们的分歧

^① 逻各斯，希腊语 logos 的音译，有许多含义。最早出现于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中，意为“普遍的准则（或规律）”（参见原著第 27 页）。后来逐渐蒙上神秘色彩，用以指“宇宙理性”、“命运”、“神的理性”、用神流出的理性所产生的万物的“理念”，与神同在、与神同一的“道”等等。黑格尔哲学用来指“概念”、“理性”、“绝对精神”。